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2

1963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双 月 刊

· 內 部 发 行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2

1963

730.2
804
388168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双月刊)

1963年第2期(总第8期)

1963年7月20日出版

内部发行

每册定价: 0.55元

編輯者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委员会
(北京建国門内)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

印刷者

北京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目 录

走上思想斗争的前沿.....	〔苏联〕《文学问题》编辑部(1)
谈谈我们的英雄人物.....	〔苏联〕索波列夫(21)
孤独的悲剧和“清一色的生活”.....	〔苏联〕谢尔戈万采夫(29)
唯一的康庄大道.....	〔苏联〕迪姆希茨(50)
关于没有形容词的人道主义和 不带引号的博爱(节译).....	〔苏联〕柯彼列夫(59)
孤独的冒险(节译).....	〔波兰〕茹尔凯夫斯基(64)
慰藉的欺骗和痛苦的启示.....	〔挪威〕马丁·纳格(74)
现代匈牙利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现象.....	〔匈牙利〕柯柏茨·贝拉(79)
论“反戏剧派”.....	〔匈牙利〕纳吉·彼得(102)
荒诞戏剧的真实作用.....	〔德〕安德雷·米勒(116)
未来小说的道路.....	〔法国〕罗伯-葛利叶(122)
自然、人道主义、悲剧.....	〔法国〕罗伯-葛利叶(130)

世界文学史编写工作中的几个問題……………[苏联] 薩馬林(153)

补白：捷克举行法兰兹·卡夫卡的创作讨论会(28) 西尔毛伊·依斯特万谈匈牙利文学界的思想倾向(73) 保加利亚诗人讨论革新问题(173)

走上思想斗争的前沿

〔苏联〕《文学问题》编辑部

赫鲁晓夫把苏联作家称为党的忠实可靠的助手。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里，那些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艺术家的优秀作品，曾经帮助革命战士、共产主义缔造者去从事建设、生活与战斗。冲击冬宫的赤卫军战士很喜爱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同白卫军与干涉者展开斗争、保卫我们祖国的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曾经唱着杰米扬·别德内依的歌曲投入战斗。保尔·柯察金的形象鼓舞了共青城的青年建设者。集体农庄里好几代积极分子把谢明·达维多夫当作自己的榜样。瓦西里·焦尔金曾经是伏尔加河要塞的保卫者与欧洲的解放者的乐观愉快、坚忍不拔、忠于祖国和勇敢无畏的典范。法捷耶夫所歌颂的青年近卫军激起了战后重建被法西斯分子所破坏的城市和村庄的青年们的劳动热情。当代苏联诗人感到自豪的是，他们写出的诗歌表现了第一批宇宙飞行员的自豪、幸福、生之欢乐等极为饱满的情感。

苏联作家积极参与实现苏共纲领所拟定的共产主义工程的宏伟计划。为人民和党服务是文学的崇高使命，是鉴别每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工作成果的唯一可靠标准。“对于被现实和列宁的党的文化革命工作所迅速更新的文学提出的高度要

求，可以从党对文字描繪艺术的意义的高度重视上面得到說明。無論过去和現在，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的科学和文学会享有这种同志般的帮助，会享有这种对于提高艺术和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熟练程度的关怀。”^① 高尔基的这段話差不多是在三十年以前說的，可是今天它們仍旧保持着本身的意义。赫魯晓夫曾經以党和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說，苏联的文学艺术发展得很順利，基本上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些話不能不使我国文学家感到喜悅。

党和政府领导人同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会見（上述的話就是在这个場合說的）是对文学的創作积极性与革命战斗力的独特的一次檢閱。赫魯晓夫的講話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精神生活中意义重大的事件，表明了應該在实践中运用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时期的深刻而明确的行动綱領，我們对于艺术家的思想立場的认识，对于他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对于他在决定当代历史进程的两个陣营——社会主义陣营与帝国主义陣营——的斗争中的作用的认识，也有所充实了。

赫魯晓夫以列宁的坦率与热情对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工作中的錯誤和主要缺点进行了严厉的、原則性的批評。这些錯誤和缺点說明，同我們格格不入的資产階級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思想、不同的思想傾向在艺术中的“善邻”相互关系的思想渗入了文学界。这些錯誤的实质是放弃共产党的党性的原則，放弃階級性的原則，忘記了階級利益，而坚决維護

① 高尔基：《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參閱《文学論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三五九頁。——譯者注。

这一切却是每个苏联作家的公民义务与道德义务。

颓废派艺术、抽象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因资本主义社会的解体而产生的。它们表现了资产阶级世界中的人们的极端孤独和分裂状况，而这些都是剥削社会的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掩护物。极端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随心所欲、脱离真正的现实、脱离社会问题、轻视美，这就是现代派艺术的特点。所有这些原则都是直接对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思想和美学原理的。共产党在人民面前对艺术和文学的命运负有责任，永远不许把垂死阶级的精神武器抛给苏联的艺术家。党批评那些走上抽象主义和“左倾”实验派的徒劳无益的道路的青年画家，批评那些醉心于形式主义的奇谈怪论和空洞无物的青年诗人，批评那些把“十二音音乐”和噪音音乐作为“新的道路”的作曲家以及那些千方百计迎合假绅士爱好的电影导演，与此同时，党提醒他们说，共产主义的思想敌人正把这一切错误用于敌视苏联人民的目的。党的这种批评帮助犯错误的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形式主义的理论近来之所以在我国相当流行并且得到支持，只是由于某些艺术理论家的思想上的疏忽，漠视当前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可调和的尖锐斗争。不管怎么奇怪，有人往往以文艺学应该掌握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幌子，从理论上维护形式主义。

许多人建议用控制论来研究艺术作品的艺术结构，指导他们的想法是，思想和美学的分析在原则上似乎“并不科学”，因为在这里研究的标准和结果，是不同于精密科学的另一种东西。于是，有人拟定了下列“改造”诗学的方式：“现代美学不愿意把艺术作品作为‘事件——信号——反应’这一链条中的一环来加

以研究,这种建議在大多数艺术学家看来,由于不习惯,完全不能接受。然而,沿着这条道路能够逐渐把美学列为以数量和精确标准为依据的精密科学。”可以认为,我国有些語文学家已走上了这条近年来在西方被人大肆宣传的道路,并且开始去探索“数量”,仿佛它們能够把美学納入精密科学的行列。但是,这些“数量”在分析艺术作品时并不是导致科学性和精确性,而是导向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至多不过是对純表面的特征的死板分类,断絕了通往真正有內容的思想和美学分析的道路。

十分清楚地說明这一点的有:斯拉夫学研究所举行的“符号系統結構研究討論会”的一些报告提纲,以及发表在《让控制論为共产主义服务》、《結構和类型学研究》、《机器翻譯》论文集中的某些从事数理語言学的語文学家的著作。在分析文学現象时力求轉向数字,轉向“数量”,这就导致了放弃思想和美学标准。結果,艺术不是被当作反映現實的特殊形式,却被排除出意识形态的領域。“語音产生思想”,“某种符号排列使艺术家想到了內容”,这就是“結構主义文艺学”的代表人在他們的著作中提出的論点之一。有人还在討論“‘荒謬事物’的美学价值”,和抽象艺术的“价值”問題。

仔細分析“結構主义詩学和修辞学”代表人的某些著作(它們在很多方面与雅柯布逊目前在美国所写的东西遙相呼应)与屠尔宾的《時間同志和艺术同志》一书中的論点,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有許多論点起源于二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观点。值得注意的是,例如,“結構主义者”說,需要再版“詩語研究会”^①活

① 这是二十年代由什克洛夫斯基等苏联青年文艺理論家发起組織的学术团体,曾經出版过一些有关詩歌語言問題的論文集,提倡以形式主义的方法从事文学研究。——譯者注。

动家的著作，他們认为这些著作就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学术价值。这一切都使人格外感到惊讶，因为形式主义观点的締造者本人早已放弃了这种观点，懂得了它們是毫无根据的。

十月革命后不久，什克洛夫斯基写道（这也正好道出了形式主义的思想基础）：“艺术从来不受生活的限制，它的顏色永远不反映城堡上的旗帜的顏色。”这种别具一格的政治色盲乃是那种故步自封、不問时代的需要和动荡、与生活真理背道而馳的艺术的彻底表现。現在，什克洛夫斯基深信，这种态度是极其錯誤的，因为正如他在《艺术散文》这部著作中所写的一样，“詩歌里的旗帜的顏色意味着一切。旗帜的顏色就是灵魂的顏色，而所谓的灵魂，还有其次的体现，这也就是艺术。”

不但对“結構主义詩学”的代表人物（他們拒絕思想和美学的分析，把“数量”当作文学研究的唯一科学标准），就是对崇拜艺术上的統一“現代风格”的人，也应该提醒他們注意“旗帜的顏色”。

后一种人的論断的邏輯大致是这样：物理学的成就、原子彈、控制論、噴气式飞机等等——所有这一切已经在当代人們的思維中引起了普遍的重大变化，使得二十世紀全部艺术的风格特色不以艺术家的世界观为轉移，不以他所依据的民族性和传统为轉移。这个刻板公式之所以站不住脚，首先因为現代科学和技术的发明是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目的服务，絕對决定于“旗帜的顏色”——拥护人还是反对人，拥护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

《文学問題》杂志以“艺术属于人民”为題的作家意見征詢表（見《文学問題》一九六三年第一、二期）很有趣地說明了这个問題。在回答“生活的发展（社会变化、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等等）对艺

术創作的性质有什么影响?”的时候，各个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来确定科学技术进步对艺术所起的作用的程度。一些人认为，这种进步沒有給艺术带来任何原則上新的事物，另一些人确信，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以影响人的个性的程度对艺术发生影响。然而，他們却一致強調指出，艺术的道路取决于社会变化。只有不考虑这一决定性的情况，不注意当前思想斗争的尖锐性和不可調和性，才会提出統一的“現代风格”的思想。这种論点同样也好像是在迁就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情緒。它的危險还在于，它在理論上为那些逢迎外国时尚、在自己的作品中遵循西方現代派和頹废派詩学的艺术家进行辯护。

“艺术属于人民”这一征詢表的大多数填表者对此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見解，他們談到了生活中的新事物——这一艺术革新的基础，并以此回答了某些轻慢地評論传统、錯誤地闡述文学任务的青年作家(可參看沃茲涅辛斯基对《文学問題》一九六二年第九期“青年作家談自己”意見征詢表的答复)。

順便指出，作家意見征詢表无疑是很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我們了解这些或那些艺术家的創作意图和他們的作品特点，有助于我們分析文学过程中的肯定和否定的傾向。正因为这样，《文学問題》杂志和另外一些刊物才开始广泛地采用这种办法。不过，这仅仅是事情的前一半。問題在于，要及时理解作家意見征詢表的材料的意义，支持肯定的傾向，批判否定的傾向，只有这样，意見征詢表才会带来好处。

在抛弃了斯大林提出的人是“螺絲釘”这个錯誤的公式以后，我們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性质的概念已经更为成熟，更为广泛了。这个公式含有輕視个性、輕視普通苏联人的內心世界的意义。然而，关心普通人，善意地照顾每一个人，絕不意味着寬

恕一切，絕不意味着以調和主义对待恶、对待个人主义世界觀的残余、对待同我們格格不入的环境的影响。

我們維護全人类的因素，因为，在我們的时代，真正全人类的因素就是共产主义的因素。然而，不能拿任何人道的理由来为“超然于战斗之外”的立場进行辯护，不能对善与恶冷眼旁观——这种人道主义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这是靜觀的人道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走上靜觀人道主义的道路，等于拒絕世界的革命改造，等于拒絕参加反对剝削者的斗争。正因如此，某些有关人道主义問題的文章和言論以及某些对全人类性作了超階級的处理的艺术作品，才激起了严厉的反駁。他們閹割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党性，閹割了它的革命热情和社会激情。

为什么近来人們給人道主义問題以那样多的注意呢？这不仅因为，文学是人学，它研究人的內心世界并且教育人，也不仅因为，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引起的良好的轉变，使我們用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問題，而且还因为現在，当資本主义用毁灭性的原子战争威胁人类的时候，我們高举团結整个进步人类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旗帜，拯救世界，使其免受核灾难。資本家把人性的最后残余同资产階級自由一起永远抛弃了。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仇視人类的思想的斗争中，共产主义建設者的人道主义成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不能把这个武器弄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在为人們的理智和心灵进行战斗的时候，應該善于使用这个武器。

革命斗争构成了我們所生活的时代的主要内容。假如艺术家对这场斗争的远景认识得很清楚，假如他站在工人和农民方面来参加这场斗争，而不是从“欄楼的窗口”观察事态的进展，抱

怨日常生活的痛苦，假如他充分认识到自己对我們的今天、对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所負的責任，——那么，不論他着手处理的素材多么复杂，多么富于戏剧性，他的作品将会給人們带来最美好的东西，即生活的真实，他的作品永远不会丧失朝气蓬勃的激情。这里的例子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詩《山外青山天外天》、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丘赫莱依的影片《晴朗的天空》等作品。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使这些作品受到讀者与观众的欢迎。当艺术家从事他所显然不能胜任的悲剧題材的时候，假如他在思想上沒有足够的武装，沒有掌握高度的技巧，那么，他就有表面化和片面性的危險，也就是以抹黑派的方式描写现实的危險。

对于“您的幸福概念”这一問題，馬克思曾經回答道：“斗争。”对新的、无产階級人道主义的实质所下的定义，大概不可能再簡炼、再确切的了。如果把馬克思的这种思想局限于革命地冲击剝削社会的时期，那就錯了。这种思想对于我們的时代，即当我们实现苏共綱領、着手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設的时代來說，仍旧是正确的。赫魯晓夫說：“为了革命，不仅应当在它进行的过程中进行斗争，而且也应当在巩固其成果直到共产主义建成的时期中进行斗争。这里只作专题演讲、讲座、报告，是不够的。当情况需要的时候，还得以兵戎相見。”^①这种思想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激情，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来就是革命行动的艺术。对于应该积极冲击資产階級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評和理論來說，这种思想尤其重要。

① 赫魯晓夫：《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苏联党政领导人同文艺工作者会見时的讲话》，見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三月十日。下文的赫魯晓夫的言論，都引自这个講話。——譯者注。

克魯普斯卡婭在回忆列宁、談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閱讀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喜爱文学”的时候,随着揭示了列宁对于文学的看法的实质:“……他是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从艺术上反映现实这两者結合起来的。他不把这两件东西分开来。”^①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这种不可分割性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文学的看法的基本条件之一。赫魯晓夫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同文学家和艺术家会見时所作的講話里,重新強調指出了它的意义。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統一的思想,以一根紅线貫穿着全部講話,而且突出地表現于講話的題目:《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是苏联文学和艺术的伟大力量》。这个論点的现实意义是很难估計得充分的。当前文学批評有一个显著的缺点,这就是在評價上各执己見与不够客观,二者都是片面分析的結果,由此也产生了庸俗社会学与批評界近来风行一时的唯美主义。正因如此,这些或那些作品的思想弱点都沒有受到及时的客观的批評,明显的艺术缺点有时也被纵容,也正因如此,那些虽然被通过,但是並沒有提出时代的重大问题的作品,有时才受到批評界不应有的重視。

所有这一切,自然对艺术实践起了消极的影响,而且首先影响到青年作家的作品。教育青年作家是今天文学发展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近年来,再沒有人抱怨作家协会从青年方面得到的人力补充不够了,——不少有才能的艺术家已经进入了文学界。伊利切夫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員

① 《列宁論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第二卷,第八七一頁。

——譯者注。

会的會議上談到“創作方面青年接班人艺术上的成熟性、本領和技巧”的时候，揭示了这些成就的来源。他說：“它們是我們生活中发生重要变化、給人民的創造力量打开广闊天地的結果，是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帶來的成果。我們非常滿意地看到，青年艺术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积极拥护党的政策，拥护党同旧事物进行斗争、确立新的共产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①

同时，这些实际的成就，再加上那些漫无节制的热烈評語，使得某些青年文学家冲昏了头脑，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是絕對正确的。問題不仅在于他們不够謙遜，非常轻率地自命为馬雅可夫斯基一流的詩人，毫不吝惜地在詩坛中把萊蒙托夫或勃洛克的地位划給自己的朋友。主要的是，他們的思想和艺术立場还缺乏必要的明确性和成熟性，他們有許多作品还缺乏公民的激情。此外，他們妄想获得充分的独立自主，甚至妄想起文学界先鋒队的作用。这一切情緒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現在某些文学艺术作品里，这些作品提出了捏造的、缺乏实际生活基础的“父与子”对立問題。

只要艺术家表明，当代大多数青年明确认识到自己是長輩所曾經献身的那些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父”与“子”的問題就会得到正确的解决。可惜，并不是所有的作家——不仅仅青年作家——都了解这一点。在伊克拉莫夫和田德里亚柯夫的剧本《白旗》中，游手好閑的“子輩”是作为誤入歧途的“父輩”的法官而出現的。这个剧本的不健康的道德气氛、主人公的精神失常和剧本的中心思想是由对于当代现实生活的曲解造成的。

① 伊利切夫：《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會議上的講話》，見一九六三年一月十日苏联《文学報》。——譯者注。

我国的优秀青年和那些在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中久经锻炼、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亲身担负全部重任的先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顺利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的美好计划。同那些更有经验、更成熟的老艺术家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忘我地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新地的创造者服务，这就是青年作家唯一正确和唯一有成效的道路。

敏锐地察觉文学发展中的肯定倾向和否定倾向，使自己不至于变成事件的“纪录器”而成为指导过程的力量——这种本领是文学批评界必须具备的。遗憾的是，往往还缺少这样的本领。非常重要的一点，要及时指出，醉心于描写生活的同一个方面的各种现象，譬如个人迷信时期社会主义法制的破坏，文学就会造成歪曲的生活概念和事件概念。假如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在它们发生的时候就受到批判，作家的缺点和失败就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防止，那些有时属于注定不可避免的所谓“费用”也会减少到一定的程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去支持很有希望的艺术倾向也是相当重要的——这种关心在事后会获得良好的效果。不过，为了这一点，必须经常注视广泛的文学现象，必须取消那种臭名昭著的“框框”，不让它把文学过程简化为若干司空见惯的姓名。为了指导文学过程，批评界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认清自己对此所负的责任——这就是现在应该得出的结论之一。

在最近党和政府领导人同创作界的几次会见时对文学事业的现状所进行的重要的、具有原则性的谈话和赫鲁晓夫就文学艺术问题所作的讲话，促使苏联文艺工作者以最关切的态度注视理论和批评的“业务”，阐明了我们在最近几年内取得了哪些进展，哪些问题已成为我们今天首要的任务，在哪些方面还存在

着我們必須堅決加以消除的缺點和錯誤。

同教條主義作鬥爭，克服某些文艺工作者的修正主義的動搖，這就為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的高漲、為深入地、真正科學地研究各種最重要的理論問題以及本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中的複雜問題創造了一切條件。辯論已成為文艺科學界的“風尚”，而批評界的爭論也更有內容，但最主要的是——這些集體討論很少成為毫無要求和毫無結果的交換意見。同時，還必須說明，在這些辯論或討論的結論中，正確的观点都得到了肯定。出現過不少值得注意的批評文章和內容充實的文學史著作，它們證明批評家和文艺學家在積極地響應時代的要求，認真地研究迫切的問題。我們正在撰寫文學理論、文學體裁的發展史和理論以及蘇聯各民族文學史等巨著，同時，還在計劃編著世界文學史。這樣規模宏大的工作，顯然是資產階級的文艺學所望塵莫及的——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論才有可能掌握並在理論上概括如此豐富的材料。

但是，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為這一富有成果的工作創造的那些可能性遠沒有得到充分利用。此外，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戰線上的整段地區也還處於無人照管的状态。

我國的美學還遠遠沒有完成共產主義教育的實際任務。圍繞着這些或那些提法和抽象原理所展開的、常常夾雜着煩瑣哲學“調料”的爭論已進行了許多年了，而培養共產主義社會的人的精神面貌和當前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直接有關的各種迫切問題，卻一直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要知道，問題並不在於擺出一點現代的材料來作為脫離實際的議論的例證——這是一種簡便的、但也很少能收到成效的方法。必須進行研究、即通過分析總結文學的現狀而得出理論性的結論，必須以現實生活的實